

游蠡

勺

戲

編

(六)

錄





蠡 勺 編
(六)

凌 陽 華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蠡勺編及其他一種
六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壽

蠡勺編卷三十六

五經所載人數

周櫟園曰。五經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

九經字數

各經字數。歐陽永叔言之詳矣。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合共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字。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無茶字。茶茗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卽今之茶也。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有筆墨字而無硯字。蓋古人用墨以器和之。莊子所謂砥筆和墨是也。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又九經無醋字。無歧字。無麪字。無糕字。無眞字。無仙字。無佛字。虞書無也字。論語無此字。只有斯字。大學無斯字。只有此字。詩經於字皆音烏。易經無字皆音无。今序卦中無字偶一見之。疑後人誤矣。

漢世印文

漢世印文皆作五字。如丞相之印章是也。有不足五字者。則以之字足之。蓋漢以土德王。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無他義也。

史莫切於日曆

陳氏書錄解題有建炎中興日曆五卷。宰相新安汪伯彥廷俊撰。敕元帥開府至南都踐極事。大台徐一夔大章曰。近世論史者。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璠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

漢初宗室蕃衍

漢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李仁卿曰高祖卽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以三十年爲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抑何如是之多耶然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閒起九服雲擾卯金之裔百不一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高祖度大器小

高沙夏氏曰豁達大度是高祖遠邁後王處如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遂趣鑄印張良借箸而籌以爲不可遂趣銷印其胸中空洞無物馬援所謂無可無不可是也顧漢治不得比隆於三代者器小故爾始由咸陽觀秦皇帝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後因叔孫通定朝儀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也此其發露處底裏已可概見

漢世重農

丹鉛錄曰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盡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無以異

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語。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貽之也。

蒯通傾險

王禹卿曰。蒯通。酈食其。陸賈。皆楚漢間辨士之傑出者也。陸生文雅。酈生豪邁。若蒯生者。特傾險反覆小人耳。食其說齊。下之。通嫉其功。說韓信使襲齊。齊遂烹食其。夫齊已下矣。襲之何加於漢。襲無備之齊。又何加於信。而徒陷食其於死地。殊不可曉。信既定齊。通力勸信反。其詞之竦動至矣。是時微信不聽通言。則漢事幾殆。而信亦早有滅族之禍矣。通之傾險反覆如此。豈可與酈陸二生同日道乎。然食其以博辨雄一世。而不得其死。吾竊哀之。劉須溪曰。士於功名之會。惟恐不至。食其一日下七十城。縱酒而飲。得意何可言。豈知蒯通之睨其側哉。爲高陽酒徒以死。未爲失也。三復斯言。庶幾哉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矣。按半舫老人。謂陸生稱說詩書。實開漢代文教。和平勃。誅諸呂。立孝文。皆預參贊。又能審勢藏機。而不露其迹。蓋得子房之遺意者。以辨士目之。擬非其倫也。

魏丙器量之別

魏相諫擊匈奴一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真經國遠謀也。中言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弑夫者。凡二百二十人。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此伊周之用心。非徒治黃老者所能知矣。當時丙吉同心輔政。各竭所長。觀魏銜霍氏武庫。意在必報。丙有曾孫阿保之功。絕口不言。其器量似丙勝於魏。至問牛喘一事。時人以爲知大體。則非也。夫不問民鬪是矣。變理陰陽。乃驗之牛喘耶。於牛喘而憂時序失節。豈知變理之本者所當爲乎。宜乎日月少光。蕭望之以爲三公非其人也。見高沙夏氏提要錄。

東漢祠祀之非

諸陽傅氏學沆曰。兩漢祠祀。惟二祖六宗。二祖。謂高祖。世祖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代宗。孝宣曰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按光武爲景帝子長沙王發之後。孝武暴戾。皇統盡於哀平。而文景之澤未艾。天故生發以延後漢。二百年之祚。不宗景帝。而宗武宣元旁支。張純并欲舉春陵四廟而廢之。當時不知其非也。東漢多經術大儒。而制禮若此。殊不可解。

子瞻論黃霸非允

李敬齋曰。東坡論黃霸以鶚爲神爵。云黃霸本尙教化。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皇。蓋可疑也。余以爲不然。夫兩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邈。況欲求如堯舜於變之時哉。有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君子所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

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爲治。若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眞過論矣。盍亦思夫霸之時。得爲稷契之時乎。潁川之民。得爲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爲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獷鷷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潁川之鳳。幾何其不爲洗垢求痕與。

宋行都南北內

程史曰。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陜。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峯。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浮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於人。因更末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眞。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閒。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顯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於位。燂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畱泣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烏弈。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

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薨。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實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也。

理宗顙骨復葬故陵

博雅錄云。楊璉真珈發南宋諸陵。截理宗顙骨爲飲器。真珈敗。其貨入籍於官。顙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其事於明太祖。帝嘆息。命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勅葬故陵。世徒知犬年羊月鬼戰山南。爲唐林諸義士之功。不知月支無恙。乃太樸之力也。事具明史危素傳。

明祖斥言利之臣

太祖每斥言利之臣。如王德亨請開階州水銀冶。帝曰。營營求利。商賈事也。王允道請置磁州鐵冶。帝曰。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可謂大哉。王言日照知縣以善督運署上考。帝以無興學課農績。非爲政之本。黜之。平遙主簿考成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何恢焉。毋乃額外科歛以厲民與。此真得設官爲民之意者。若元成宗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賊汚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賂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順帝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亦九百四十九人。蓋獎廉黜貪。國之大典。倘墨吏不加嚴斥。則官方案而風俗不可問矣。見讀史提要錄。

程濟事以厲禁多佚

吳雁山曰。關中八志。素有名。尤以朝邑志爲最。顧舊志不書程濟事。韓五泉獨痛其闕略。見五泉自序。按建文

遜國一事。錢虞山十必無。朱竹垞十三不足信之辨最詳。謂程濟之從亡隨筆。史仲彬之致身錄。皆爲僞

書。不足據。鄭曉今言云。金川門開。天竺僧溥洽。爲建文帝薙髮。長陵聞其事。囚之。永樂十六年。姚廣孝疾

革。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廣孝於榻上叩首曰。溥洽繫獄久矣。上卽日出之。都穆譚纂所載正同。是知帝卽

祝髮出亡。亦溥洽非程濟也。而楊士奇爲溥洽塔銘。則並不言削髮事。但云遭讒左遷。周忱撰鳳嶺講寺

記。則云公當永樂閒。爲同列所閒。下獄。兩公身事長陵。服官史館。所紀非野史可比。然則朝邑舊志不書

程濟事。不爲無見。而五泉顧病其闕略何耶。而黃石牧又謂虞山據史鑑。字明古。成化間高士。有西村集。乞吳文定寬撰

其曾祖彬墓表。以駁致身錄。因以駁從亡記。不知萬曆十二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戚謫戍者。二十三年。始

詔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史。太祖本紀後。故諸書至是始出。成化距永樂末五十五年。未弛禁也。鑒以處

士乞朝臣之文。有觸礙者。鑑或諱之。寬或削之。溥洽塔銘不書削髮。或以此耳。今觀此志。乃云文皇帝至

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見下卷人物志。則似實有其人。而獨不言出亡之事。豈五泉以朝邑人志朝邑事。又別有

所據而云然耶。福藩稱制時。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論者已譏其太濫。而程濟。史仲彬。顧不及焉。則事之不

足信亦明矣。今欽定明史本紀。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傳疑傳信。兩得之已。

碧谿詩話。齊次風侍郎未遇時。夢于忠肅曰。景泰帝易儲事。吾嘗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遂妄加疑議。今皇史宬中。吾疏具在。公他日當檢出示人。以雪吾冤。及侍郎修明史綱目。親至皇史宬。徧覓忠肅奏疏。卒不得。後餘姚邵進士晉涵。預分纂之任。親到皇史宬。求忠肅疏。亦不得。但檢得明時通政使進本檔冊。載景泰某年某月日子某一本。爲太子事。此卽忠肅具疏力諫之明證。

王忠肅家法

王忠肅翺爲都御史時。夫人爲妾一妾。逾半歲。始語翺。翺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卽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耶。翺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謂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

選舉愆期

萬曆四十年壬子。各省試官未得俞旨。試期已過。乃起而從事。應天以八月二十二日爲第一場。二十五日爲第二場。二十八日爲第三場。各省無不易期。四十四年丙辰。會元沈同和試卷。係第六名趙鳴陽代倩。事覺。同和削籍爲民。鳴陽謫戍。四十七年己未廷試。狀元莊蔡昌進呈卷。有別字有洗補字。科臣楊漣劾之。不報。明世最重科目。而時事如此。足以覘盛衰之運。

勝朝殉節諸臣錄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特命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博徵史乘。核議獎卹明代遺忠。予諡入祠。以昭軫慰。若封疆。若甲申。若福唐魯桂諸王。以及寇難。並建文時殉節之臣。能忠於所事者。共一千六百餘人。皆仍其原官。臚列姓名。考證事蹟。專謚通謚。各爲分冊。四十一年十一月。書成。奏進。御製詩篇。并諸簡首。褒忠之典。超越千古矣。

南都兩案

南都擁立。順治乙酉二月。鴻臚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栗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考。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實。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鞠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直詰其僞。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嗣。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特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實多。既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卻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

而棄之。越三日，鞠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并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寧南侯左良玉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偏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自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者少。卽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後世口實。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旣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鈔？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愼？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巨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節略諭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王師薄南都。王出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又順治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由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妃故周府宮人，洛陽破，妃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妃故在

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爲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鞠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視。可宗亦辭勿審。改命屈尙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史閣部孫

茶餘客話載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史稱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天之祚忠節。良非偶然。而鄧公卹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

蠡勺編卷三十七

國初名儒之最

松心日錄曰。國初名儒。予最服膺顧亭林先生。先生之學博矣。而無考據家傳會穿鑿。蔓引瑣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無講學家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習。先生之才識優矣。而無縱橫家矜才逞智。劍拔弩張之態。所著日知錄一書。舉經史子集之要。統修齊治平之全。擇精語詳。扶世翼教。其學爲有用之學。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當之矣。讀國朝詩人徵略。歎南山先得我心。用刺取之。

亭林餘集

長洲彭允初言。少應童子試。於市得鈔本亭林集一帙。中多點竄。乃先生所手定。旣以刻本校之。其十餘篇皆佚。不著錄。蓋編集時。門人所削去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於此。爰重錄而敘之。又曰。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於文。故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於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朝教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至正之道乎。則是十餘篇書。不患其不傳。是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得大暢而無憾。則先生之言。雖不獲效於當時。其有功於後世何。

如也。見二林居集。

李檢討乞終養疏

富平李子德。康熙己未。以布衣召試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討。授官後。即以母老乞終養。通政司不肯上疏。子德自齋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俞旨。乃許。其疏略曰。臣因篤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臣竊維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敕諭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內閣學士臣某。以臣姓名聯塵薦牘。陝西撫臣。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熒熒相依。爲命。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齧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壘之恥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於士庶。詎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乃臺司郡邑。絡繹遣行。急若風火。臣抵都。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諄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